談往錄

談往錄卷中

花村看　偶錄

風雷疫癘

崇禎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晡、雷震太廟、電霆風雨、終夜不息、明辰楹栅毀裂、爐燭、臺座、無不傾倒、并龕内神主亦俱殞跌在地、主牌以寶金造成、后冠係珠寶結就、外有雕龍沉香匣套、額費金三萬、時奈擲顛倒中、

簡出兩匣空、英廟與張后者、查係司之者私竊藏家、斬之、勒禮工二部、重葺廟宇、太常祭告、以妥先靈、識者知為不祥、又八月至十月、京城內外、病稱疙瘩、貴賤長幼、呼病即亡、不留片刻、兵科曹良直古遺、正與客對談、舉茶、打茶不起而殞、兵部朱希萊念祖、拜客急回、入室而殞、宜興吳彥昇授溫州通判、方欲登舟、一价先亡、一价為之

買棺、久之不歸、已卒於棺木店、有同寓友鮑姓者、功吳移寓、鮑買行李、旋入新遷吳署後至、見鮑已殞於屋、吳行又移出、明晨亦殞。又金吾錢晋民同客會飲、言未絕而亡、少停、夫人婢僕輩、一刻間殞十五人、又兩客坐馬而行、後先敘話、後人再問、前人已殞於馬鞍、手猶揚鞭奮起、又一民家合門俱殞、其室多藏、偷兒而人、一俯於屋簷、一

入房中、將衣飾疊色遮上在簷之手、包積
於房屋已累累、不下賊驚一色托起、上則倚
接引之、上者死、下者亦死、手各執色以相
緯、人之一長班方煎、銀、蹲下、不起而死、又一
新婚家、合、巹坐帳、火不出、落幃視之、已殯
于床之兩頭、沿街小戶、收掩十之五六、凡
楔杆之下更甚、衢坊間的兒為之絕影、有
棺無棺、九門計數、已二十餘萬、大內亦然、

天師張真人輯瑞入都出春明不久急追再入、論（諭）其施符噴呪、唸（本）經、清鮮、眠宿禁中一月、而死亡不減、發內帑四千、三千買棺、一并（十）理藥、竟不終（給）、十月初閏人補選縣佐無者、曉解病由、看膝灣後、有筋腫起、紫色無數、紅則速刺出血、者可無恙、來就看者、日以爲計、後霜雪漸繁、勢亦（漸）殺、閏醫以京衛雜職酬之、明春為流賊所殺、十一月初六

夜、崇禎帝親祭穀神于社稷壇、秉珪就位、陳詞方叔落、欲行初献礼、忽暴風且起、震發庭燎、燭祭一時傾滅、不得亟献、終竟献、不能成禮、帝于黑暗中、恐防不測、急扶上輦、迅爾回宮、陪祭文武各執事員役、携手扶肩、如聲者、引裾叫喚、及出西長安門、星月仍然皎朗如畫、

天威示儆、尚冀人改過從新、天怒痛絕、

并不許人轉顧息喘、可畏之甚、有若斯乎、生逢斯劫、前人所恨、不願生帝王家者此也、

又記

崇禎庚辰、宮殿中嘗有一物、如黑青往來、合宮宮人內監、遇者輙病、逐之不見、癸未京師疾疫時、病起必有紅點在背中、色羊毛一縷、無得活者、疫死至數百萬、癸未冬馬士英、移書南京、親知謂鳳陽陵中有聲如雷者數月、又陵中松柏、數百年培養、忽生小虫長二寸許、食樹枝葉、遠望一片枯黃之

色、甲申三月初四日、欽天監奏帝星下移、十四日壬寅起、日色兩旬無光、十四日晚、風色陰慘、沙塵刮天、南京孝陵夜哭、而十五日癸外卯、日色尤晦、正陽門外、關廟旗竿劈開、十八日丙午、黃沙障天、忽而淒風苦雨、良久、冰雹雷電交作、十九日丁未、陰雲四合、城外煙焰彌天、而賊入京師矣、

福祿豪飲

崇禎十四年正月、李自成勁兵飢困、圍逼河南府城、福王桐封在內、王係萬曆第三太子、鄭妃所生、諱常洵、晚年最愛、幾欲易儲者、斯河南八府、惟汴梁與洛陽未破、自成就食無所、志在必得、攻擊甚勁、福王出宮帑募死士力戰、斬獲破[illegible]多、賊擕[illegible]各府大將軍砲、環城密布、迅發如雷、守埤將士、不

為少退、三日後、賊勢稍殺、王六慶幸、宴賞三軍、傍晚總兵王紹為帳下新兵、馳哨城堞外、多吁而應諾、監紀王昌亂鬧殺驚訖、追究欲責、兵友反扭執、胡言紹為亟馳往解、情勢危急、奮號攘臂、謂賊在城下、我等出力死守、勞苦不錄、敘功無分、若撒手放閒破陷、與我衙何干、那怕兵爺總爺、即橫殺守堞一人、餘卒驚走外、賊已知擇力挻挺戟、縱

堞齋上城陷、馳殺縱火、喊殺震天、福王及由松世子、即弘光、與鄒太妃俱縋城走、一吏至五更、搜人所發、天明、滿街屋屍積犬高、道府縣官、家屬盡被縶、拘留活口、拷哭官帑、惟一典史抗節不見殺、飢荒人相食、適判白尚文城隨(墮)城死、不顧(須)史為飢民臠割、自成搜括福藩倉庫、得窖銀錢米各數十萬大賑飢貧、時殿基下、響如牛吼、掘下幾

丈、見有大古、鼎、彝之不動、仍掩焉、識者謂周公定昌郡鄜、埋鼎彝以鎮、正其地也、應時而吼、亦天崩地裂之兆歟、先是陝西有叛主、逃兵數百、流入汛河南、巡撫楊維岳留之、使屬紹南撥付守城、巡撫會稿、出秩總督以事上聞、奉有嚴旨、究追首惡十名、內者、限刻赴京、梟首傳示、機復外洩、逃兵大懼、乃勾賊於外、潛為內應、須刻城潰、福王軀復肥

重、不能遠行、黎明後、猶藏匿附郭民居、賊兵搜執、牽入城內、舊紳大司馬呂維祺、六被執、遇見西關王、哀呼曰、先生救我、呂曰我命亦在刻頃、但名義甚重、王無自辱、兩欲再言、各迫牽去、王見自成、詞色悚怖、泥首乞命、自成縱肆橫惡、數責其罪、賊中持刀撫肌垂涎、喊叫一塊好肉、遂殺焉、稱重三百六十斤、臠分股割、與園中之鹿同烹、列

賊臚食、謂之福祿酒飯、獨維祺罵賊、氣節不少挫、死之、巡撫隱其情、駕言兵寡餉乏、以致城陷、王死、帝聞報、大驚、大淚、御袖為濕、建[述]王紹禹燦[碟]之、籍其家、贈維祺御史、

江夏一異

湖廣武昌府江夏縣、丙辰進士榜眼賀逢聖對揚、癸卯科早發於鄉、癸丑年授應城縣儒學教諭、課士供職外、於聖殿丹墀几筵龕座、每日辰起躬親拭掃、肅衣冠、焚香四叩、風雨塞[寒]暑、無間無怠、三年如一日也、先是山東有老宿、乙卯夏日、夢見至聖先師云、今秋享祭在湖廣應城學、醒而異之、

稽儒林便覽、知為賈公秉秉鐸、明年賈公次
臚春榜、楚人言吳吳任學三年、言笑不苟、敬
慎齋潔、君子人也、後崇禎十年大拜、原承
躋首揆、十一年乞骸歸里、舟過安慶慶鰣魚
嘴之江頭、初則風濤驚阻、次如膠粘不脫、
舟子停棹、沒水探摸、底左右有連枝帶根、
楸交附、扶扶持於舟之兩旁、如生成環抱、固
不可解、乃宰牲獻祭、江夏肅衣冠恭揖而

致詞、忽焉兩樹浮起、枝翅(扣)足飛騰、根如鬣髭四旋、天矯(撟)猙獰、儀似亂(虬)龍、蛟螭躍舞翔升之狀、更可異者、枝節盤錯、諸處多朮豆糧食、布絲物料等屑、蓋興波作浪、扵巨浸者、不知幾何年、蹇運行商、遭之傾覆、桓造舟子、圍(因)喪厥躬、更不知幾多若也、土人鼓舞、擽(擽)引登岸、為立廟以祀、至今香火不亟、天妃金龍、其江津遂為安流、遡上從下、皆

迪吉、亦燮理之德、著績於天壤間矣、歸卽隱於鄂渚之南城、竹籬茅舍、讀書嶽時、徽戶外、望而式為高賢耆老之廬、堂聯示徽云、當年(平)難豆未忘念、此日兒孫莫望(去)思、來還時、除夕無米、一雜換豆、聊以度歲之故、十六年六月、張獻忠破陷武昌省城、不分民宦、五六萬人、悉驅(編)投江水、江夏如(知)此凶訊、先備小艇、儲載家口、駛入墩子湖心、後

幾日颱復水陸並進、無捍無禦、勢不可抗、江夏乃肅衣冠、北向四拜、鑿舟以殉、同時溺者十二親丁、七八月間獻賊猖狂之極、死者飄流、生者逃徙、千里無人、至十一月中、已經一百七十日、家人在籍夢見江夏云、我在某處橋下、須來接歸、明辰前訪、見橋傍有直立之屍、舉之果是、不變不腐、膚色如生、但失去手腕、云一生三異如此、

黄門樊理、江妖山魅；見之攝伏、畏其德也、

宜興再召

宜興再召、通內而贄幣帛者、別有大力、出資而任夫(文)費、霞城賀氏、與虞城侯氏兩家、又奔走而靈線索、庶常張溥天、如祠祭主事異(異)昌時末之也、擘畫兩年、微召之綍始下、時為崇禎十四年之二月六日陞見、桐(桐)得歡(甚)、呼先生而不名、時朝政嚴切、歲事出荒、兵餉復患提衿(衿)、臺省是非、訐直是尚、倘

起沃冉趙、峻削盈庭、重足而立、無生懷矣、宜興憂之、思惟濟之以寬、着復註(詿)誤舉人、廣天下取士額、薦引先朝故老、次釋漕白欠解戶、併蠲民間積逋、會夏旱(旱)禁獄違戍以下急還家、冉兵(陳)殘歲歛(斂)、草感(減)現年兩稅、將佐功罪、賞罰不諭(踰)、至昭忠銘節等事、向期期不予、以限於格式、以分委責於會典、致幽明向隅、茲則沛然布告、人人盡曉忠

孝節義事、聖天子所樂聞、天下仰望丰采、如久污新沐、商彝臨風之快、昇乎玉燭、拭目在望、考選四十六人、悉登臺省、以示寵、又特特請撤四邊鎮璫差、俞青旨郎日沛降、此尤不易得之數、使天意向朋明安在非救時宰相、即祖宗朝三楊當國、暨江陵震刷變理之術、亦不過是、時昌時乙、職儀郎必欲調文選、握百僚默然擢奈正郎從無調部例、

昌時洸首揆、如驕子乞乳母棄衆、以淂淺
乙、廣為查例、嘉靖時選郎卒武庫郎調入、
又夬天啓朝鄒維璉服石以職方郎調稽勲、
棲兩敉技事、家冢宰鄭三俊玄岳不肯依違於
首揆者、以昌時故、而具題十五年之八月
入司、時當年例、臺省甄別故事、省一臺二
外、還司道無踰額者、昌時素恨臺省諸人、
有口無胸、特為創舉、省六臺十、省為范士

髯韜菴、李士焜又白等、臺為陳蓋鳴逕、姚應琳磊齋等也、一時哄然、昌時辣手初試、首揆主裁於上、惟拜耳就職耳、昌時事权獨操呼吸通天、為所欲為、人言不足邮矣、又冢宰得心應手、向周初入都門、訪時賢於總憲、劉宗周念臺、理正徐石斯麒虞求、皆曰君子人也、遂信之、昌時於銓除補調間、方欲憑臆行权、為創見趨新事會、十月二

十日為首揆半百誕辰、舉(搨)觴、大內周后以
皇親嘉定伯雲路公奎新通諸(族)亦倫奇儀、
外庭則盡文武遍海內、不為首揆僖田塞
鄒添一籌者非情也、不意初十日下年(午)有
邊墻失守之傳言、首揆不信、曰塞鄒將卒、
為糧儲久(文)發、詐造浮言、以劫司農套也、十
一十二兩日果假然、首揆時寵宴樂、以坦
衷處之、非別有折衝之能、運幄之妙、不過

謂康道中不信逢北坎坷耳、十三日早辰薊州難民、跟蹤而來、知保定告陷矣、蓋北入勁兵、眾係初十進口、五更破蘇城、即謹間閤其四閘門內不得出、外無馳報、京中以進口為浮言、十三日五更齎所掠而出口者向北方發硎而揚刃者、馳南驂輔左右、歔駭禽飛、崇禎帝震怒、謂遼達將不足恃、還撫無有可依、更恨邸牒不傳、塘報無聞、兩撫焉

成名、潘永圖、一鎮唐鉞鈛、戚逵而誅之、恕朱
齊也、日御文華殿、勅凡獻策陳言、直入無
禁、布衣董廷獻亦得親承聖語、後有一
逃奴奴貂裘錦衣入對、妄言、亦蒙賜見、主條
勳衛當獲、特春奏集泉之、而止、且特諭事非機
密、不得上奏與部覆、昌時雖私計欲運違、不
得不暫斂手、於是首揆之華筵綺席、亦変
為干戈鐵馬、九門畫閉、大小文武、分撥燎坐

門外、入羽書一日、曾陷名城、二十六、首揆為之無色。卿敵楊嗣昌故智、使僧道人建大道場、作石虎衝衢口、上奉法華第六卷、十一十二月滿城人如處甕中、十六年正朔、礼應輯瑞、十三省方岳無一至者、二月春闈、并無人言及、至三月中外來者睽鑣。吉慶平安、內應出者有三、選文武俱已給憑、又外轉同府等官、五百餘人、俱結隊而

去、遠近日有次涿鹿等信、路店雖兵數、並無兵馬相值、為不又更事之說者傳宜興之言、謂舊冬勁入之兵、乙潛出塞外、人皆駭疑、至四月初一並立夏祭享後、赤羽反自南來、舉兆朝宴安、將乙兩月、又復大驚大恐、如上年十月中、蓋北來大兵、自十月入內、至今四月、將二百日、身不去甲、馬不離鞍、困乏思蘇、乃於三月初一入莒州、秦春馬人

皆休卧、所獲所歸、再為東縛部次、如是匝月、所以出入人俱永(未)遺、莒州地境、四面皆山、春暮草茂、宜牧馬去(云)、四月初五下午、帝臨平臺、召三相国、詞氣甚厲、朕欲覲(親)征、首揆跪奏、臣顧伐(代)徃(往)、上不言上視、仰首側揺、首揆起、陳演繼之云、首揆閣務殷繁、臣可去、仍側揺不言、陳起、蔣德璟下跪、臣實可去、復如前、蔣起、首揆不得不再跪請出、帝

四顧冷笑曰先生果願往朕在宮中看過奇門、正在此刻、一朝出門、直上東行、慎弗轉西、知首揆爲西、當時無一料理、又不得謝恩而出、東至齊化門、坐城數（樸）題請隨征科道部、屬、兵科方士亮、御史蔣振宸、職方尹民興、戶部劉嘉績、及勤王乙到、四鎮劉澤清、唐通、周遇吉、黃得功、初六日至通、駐城內、洮（北）逅勁兵、自南而來、踰河越城者、

東起津門、西至涿鹿、亘三百餘里、橫排齊擁、車載牛駝、不盡自蘆溝橋一處渡河也、遠近城樓之砲、日夜不絕、首揆在通城、一無事〻、惟內驚而諭之詳切、四鎮〻不出、通城一無事〻、惟外驚出口之騎嘶、隨征四臣伴首揆、四鎮更一無事〻、惟近驚城垣之脫、薄舟驚兵將之寡懦、駭暗閒、瞭望側耳、時棄武講文、尊師呼弟、迭為賓主、宴

飲博奕歡聯、彼我早晚二時、隨事隨閒、必
進二疏咨飛報大捷、賈禾出城一步、一矢
相加、後人有責口敵出之說、以誣首揆、不
亦究哉、大抵四鎮膽怯、勤王本意主靜不
主動、隨征四臣、無敢創言出戰、見鎮臣踞
贗反過擁〻、從軍指示、自應默〻、首揆休
休容容、從來不強人所不能、不陵人所不欲、
況閒隙圖功、便是恭暴虎憑河、此所以靜守

一月、四朔內外衷腸、不知幾萬結也、倉卒視師、可以御將遣兵、平宮中看奇門揮閫臣向東、不敢不從閫外、慮尚戈北走、又是難局、幸不出耳、出則必敗、所損所責、又當如何、五月初六日烽火烟息、各處解嚴、通城文武、又慶太平、傳越四日、整旅還朝、作勝歸狀、時為初十之上午、先入文華殿陛見歡、迎覲手扶握、慰勞備至、告假休沐不

允、十五日賚閣臣羊酒、陳蒋二桐國懇辭、
陳伴食無狀、貽我皇憂、方負慚愧、顧收成
命、首揆六辭、上准其請、時涪州知州武進
吳方思入覲在京、見邸抄頓足發慮曰、聖
春替矣、十八日諭吏礼兵三部、查閣臣視
師凱旋、優礼之宴、如何隆重、各兩進其儀、
俱駁情礼未盡、二十三日午刻傳諭大小
九卿、申刻平臺俟旨、屆時接出則議處首

揆之嚴諭、謂首輔周延儒奸貪詐偽、大負朕躬、着各議處回奏、時首揆尚卧內閣、兩人扶出小轎而歸、明日各臣會集兩掖門右、府之空空實、向得其顧顧盼、而驕語中庭者、令不會口署之、筆發之、亦不知如許議論、三年來藏於何所、競發闖勝以至如是、旨意落於勛臣、疏亦略存休體餘皆已有旨了、六月初一辭陛於棋盤街、仍與路貴一

百、兩、後恭着日甚、在當年之是暱左右手
者、詞更慘毒、如袁彭年等各自為地、恐人
論及、自別非周之黨、故蔣拱辰考選時、意
欲浔省、時值及萬、蔣具本末、以兩臺與、與之
慽焉、亦以周同鄉及門之誼、過望宜興也、朋
此比為奸一疏、事疑欲多貴、吳昌時七月二十
五、文華殿親論擬、即日逮首揆、十月初八抵
京、寓順、城門外之二廟、自疏頗戕衛邊不

不報、同朝、同鄉、無敢下一提請語、十二月初七五更、昌時稟市、首揆賜縊、齋杓大金吾騎(駱)叅(養)往(性)向在閣時、金吾必祥首揆為師、以便稱呼、令首揆囑付後事不了(了)、駱欲回奏、恐遲(限)假時刻、則閣(閣)其稿而跪于中庭、高聲大呼曰、老師天明矣、回奏即得旨解縊、收其帛焚焉、薛國觀停解一月、東出戶外、宜與再召之局方結、明崇禎之待宜與畢

竟、無休(體)制、總有別闈面責、戚(成)邊何一(所不可、)必使自盡、豈不欲見其面也、三月十九何以相見于地下、宜與幸早三月、倘見煤山、人所以議之、當不止是、崇禎(帝)欲殺宜興、使後來思奮、誰料三月十九之晨、欲借宜興徐高(片)并刻不能也、

烏程壓錢

明高祖罷設丞相、朝政大端、事歸六部、權尊天子、二祖時勤勵無傍落、其後、萬幾不獨斷、寧知不恒操、無相名而勢有所趨、仁宣二代太宰第一蹇義華蓋學士次之楊士奇、大宗伯次之夏原吉、謹身殿又次之楊榮、正統景泰間、太宰宗伯權相似、楊溥、張輔、然在正統中貴王振專內、在景泰

同司馬子謙專外、內閣尚然無体體、天順復辟
武功氏、徐有貞專政、雖不久敗、蹶、而、相端、
萌、成化中相權皆古次之局大形、萬安、李賢、
劉吉、弘治閣、首次以官叙不以权異、閣叵丘
濬、劉大夏、其治世之象歟、正德不親政、大
閹刘瑾、介胄馮昂爭操、閣臣孝孱懦、萬安焦、
芳甘、為之役、嘉靖八年入紹東歸內閣、首次
太大分、永嘉張孚敬、貴溪夏言、分宜嚴嵩、新鄭高

拱、華亭徐階、江陵張居正輩、首次懸天壤、又極冰炭而用各水火、此王世貞鳳州憤其乃翁忤忠愍公之典刑叙成首輔傳而甦之曰、嘉靖以來也、至萬曆啓禎三帝、揆席紛囂、伎擠成風、有市道所羞稱者、十年遲拜之憾、三年伴食之誚、與世日遷矣、如琴川錢謙益牧齋、與莒雲溫体仁員嶠、跼天蹐地、終身沒齒、受壓無柰、勢局有不能

擺脫者焉、温登戊戌科、科進士、選庶常、錢庚戊科探花、皆年少登科、錢以甲第、徽門戶、勝視温茂如、計宣大麻拜、但守歲月、無岐路軼異人剪錢之局過盛於温、初錢之貳於浙也又有故、神宗尸位、殿試後、小瑞宮報、辰昏錯出、大內首臚業已定、錢甚至司礼謹身、俱飛帖致意、傳臚前夕戶外徹不停也錢亦遇善而安心焉、天曉後、湖州韓敬

求仲其進呈讀卷官、望尊力勁、又乃翁紹
約齋廿年廷課諫、司札多奠送交、且錦步帳
實可闢石崇首臚竟易矣、原有官報、錢遂
憾極、後木天同署自宜修鼎甲歡敦同榜
誼、不二年韓羅察典、點點閒散、韓亦自憾極、
辛酉夏、大宗伯題直省典試位錢磨河湖廣
懇辭、謂楚贅涼薄、地遠情疎、近求兩浙、亦
以素與浙人齬、借此德加、并自尊臨耳、時

求仲林居思計多暇、泛擬七字經說托牧

齋友使遍東西、浙之入闈時、鬻人各私與

戲以覘其去取、嘉禾錢千秋得一朝平步

青天之句、千秋獲雋、浙人皆慶名士不終

誚、謂牧齋得佳士、求仲又力主撫按識令

科文武盛、將全場硃卷限梨棗、彰人文、冬末

春初、京省廣布、札壇張允儒魯齋、條江右

辨辣手、磨勘平步青天等字、浙人復為慫

患、亟入告、幸霖擬容情、下撫按究、擬千秋實貧而才、非拾而財、擬傳會試、經房總裁與監臨提調、俱不染議、時東林品侯蒸蒸釜上氣、浙人斂衽避牧齋、歷宮坊裕晏如宴如、崔魏時、稍露麟角、得稱職編氓、被價更爍如煥如、屈指昭雪、端揆虛左、無疑、不三年信王登極、殫識盡掃、首舉枚卜、牧齋列名第一、此金甌必得暖伯所首尊也、員

嶠為時局不與、咨望雖深、竟未掄及、憾極焉、乃與对壘之師、亟發青天舊業、謂結党数君、亂法徇私、應置重典、帝喜索廠、不下部院、乃集大小九卿、中左門召对、面詰時法令初整、天威嚴赫、錢謙益口訥氣阻、故無詞以对、唯叩首委云不知、溫体仁亢詞質辯、且聳聽帝顧左右、礼部侍郎周延儒上言、關節事自真、大學士錢龍錫為辯云、

闌節或有、與謙益無涉、帝有怒容、曰闌節既真、彼為主考、豈得脫卸、龍錫不敢再陳、遂命擬旨、一意廷讞、氣盈氣歎、大分迂度遲、帝心已許溫體仁剛斷、後六年春寵基於此矣、翼日奉旨、謙益既有物議、着回籍聽勘、秋、法司嚴審後、于秋遣成戍謙益閒住、枡於是牧齋里居、築東西凖為菟裘、與同邑嵩坦、瞿式耜稼軒、矜尚名節、慎立交與、撫按督學嚴

重之公私事、呼吸相通者皆曰正人、崔魏党鐵羽、燭罷不敢聞、時朝局又變機穀、龍錫罷遣、嶠特召與樞、啓、東林講學氣不揚、有常熟地棍張漢儒者、望材進退之權、賄路握訟獄生死之柄、三党九族、無不詐之人、與販通番、無不為之事、侵國帑、謗朝廷、壞漕儲、危社稷、門生故舊、列于要津、鳴冤無地、官幹豪叔滿於道路、攖奪公行等語、

時烏程正陟首揆、票擬旨意、十分嚴重、緹騎紐解法司勘問、抵京下獄、吳先是常熟又有奸民陳履謙、以門族爭產事在撫按二院、浼錢瞿關說、峻郤不見、允、涸(固)懷恨伺隙計唆、漢儒思採太(大)利、在京候審、志得氣揚、問有顧忌、捏造款曹和溫謠語、桑顧下手、知錢瞿秘密、不惜重貲、兩保無虞、似萬金可飽行橐、其所云數(款)曹者、牧齋曾為放

太監王安撰奉奇(旨)建詞(祠)語(記)記令東廠曹化

化淳出安門內(下、)(侍)保極重衣錄(錄)自德牧齋、宜

歎之、求其力主斷事、和溫者、收齋與烏程

宿有舊陳、宜有以和潤之、令其於衆擬聞、

寢致斷事、款和二說、擒傳輦轂、人皆疑喙、

東廠訪奏其賣、摘發奸狀、一併會審、大司

寇鄭三俊玄岳、力主鋤和(郡)、隸公實究、奉旨

下部、張陳各一百棍、立枷三月、錢瞿擇放、

第四日張陳二奸俱斃于枷、猶掘地立埋、枷仍滿日始去、則骨[illegible]與水土同腐矣、在妝齋雖于名節無虧、而園扇（扉）半載、營費幾萬、與虎狼騎卒、同寢食於青齋道上、刀筆吏擎拳報太平、甚非所樂見聞也、向以為局甚於溫、畢竟命不及溫、溫首相寵任五載、有餘錢、惟抱膝行吟、擁柳如是、選刻明季詩文、雌黃古今人物而已、後接韓城三

年宜興三年并研一年以造圖已、牧齋無門出山、直至弘光殘祿、奮袂彈冠、少寵黃閣之選、士林卒以此少之、

飛黃始末

萬曆丁未進士、福建翁爲樞、號瑹槎、孚甫壬戌間、出守鎮江、伊于吉鼎、通材也、與周介生簡臣兄弟、爲年通家反(友)、後吉鼎思貢、校瓊州敎(數)授日、在瓊臺通惠泉、袰(裴)談、彼與鄭之龍兒女至戚、言其胆智材畧、非陽(僞)侍債師所窺一班者、倘遇張江陵、必爲再起之、戚繼光、惜無人知之、鄭之龍、號飛黃、福

談往錄中卷

建漳州府之漳鎮人、離城六十里、濱於海、父兄皆府掾、飛黃年十八、因知父恨篤意未可歸船中冓事、為父目擊、掎棍怒逐、奔海上船、又刻期掛帆、乃懇巨商攜往海外、飛黃好婼嫵、順音律、樗蒲靡不精好、同抵日本、日就島主、宴飲歌舞、時主室有文君悅之、即因姓成功生母也、再一年前艦復至、乃附歸、所娶所生、姑留日本、至中途為海盜劫奪、飛黃更身隨

艦貨作千金、分與主寨之守領顏振泉、海有十寨、各為主、飛黃之至、又主中主也、停半年、主有疾、且死、九主為之療、蔡飛黃乃飛泣求其主曰、明日蔡後必會飲、意欲求眾力為我放一洋、獲之有無多寡、像我之命、順緩頻退之、主如言、眾情允樂、切得四船貨物、皆自還運來、每艘分其半、九主重信義、盡畀之、富逼十主矣、海中矣以富

為尊、主々就列、飛、黃升為十塞中之一時
一時則通家耗華金還家、置蘇杭西京細
軟寶玩、興販琉球外國等物、沿海州縣搶
掠一空、以裕晶中酒米、時崇禎六七年間
事、兩廣總制熊文燦、會同閩粵兩撫、寨畫
勒除、以靖海、偶遺巡守兩道、洪雲蒸、康承
祖、參將夏之本、張一傑、先駐漸潮州海舟
之道山、調集狼獞壅黎與土漢軍勇入海

會擒、不三日兩道兩將、為飛黃取下海寨、
一督兩撫、旬乃蒙其詞、會疏乞撫、飛黃六日
醉、道將於洪波巨浸中、恐之侮之、康以老
疾卒於海、三月有餘、端揆同大司馬司礼、兵
垣方郎、俱主招撫、添設漳州叅將以安鄭
之龍、聖諭下、犒時以十萬佐之、飛黃扶三
道將登崖就職、制臺兩撫叙功加銜、飛黃
以倭產見贄、各懷惠德、飛黃乃腰黃金盞

特恩部劄品埒、司道出自欽授、父兄增責、咸里為榮、漳州潮泉門汀有司村鎮、向驚不測之搶犯、令乃荷賴無恐、其在海九寨、首傑為劉香、陷賊飛黃故轍、仍為海邊患、飛黃知其技力窘之、視風色之東西、潮頭之上下、窮逼逃擊、幾無泊處、香甚恨鳥、訪飛黃在漳鎮選遣心膂、直搗飛黃之室、或殺或擒、期了局以杜後患、飛黃特見就計假欢

曰、我自就撫上岸、為貪官汚吏束縛無柰、正欲仍來入夥、令衆義來邀、喜不可說、即遣备口珍重、登所泰之舡、弃鍋鐵器械、海中所需、必欲取之市者、無不席捲、飛黃曰、室中酒肉甚多、何不暢飲咲空而去、速令治具、取精腆豐美者、恣為飽饜、後則數拳高歌、更為碗酒塊肉、極量忘懷、海中來兜、至醉極酩酊矣、醉而酩酊者、腰刀快斧、臥掛壁

倒地、或眠或坐、笑語閒頑、忽聞鳴鑼、門皆
及反鏈、銅頭鐵頭、生力勇猛、從屋跳下、斫殺
支解、無倖脫、飛黃仍命舟中取上家口解
脫來入人衣甲、家人被拱、駕彼來舡、飛黃挨挺
立梳、下、開舡迅往、劉香送望本舡與駕舡
服飾、舡再晚晩舡前獨舡峙、時果係飛黃、大喜
吁曰來矣、飛黃拱手而應曰來矣、立躍上
岸、乘其不係、舉刀奮斫、劉香既殺、精勇之

士、隻影無歸、餘皆跪降、因席捲香薔、復來漳鎮、其入八主皆為飛黃勁旅、從此海邑寧靖、通販洋貨、內客外商、皆用飛黃旗號、無儆無虞、如行運河、十年往還、商賈有廿倍之利、撫按又為報功、再陞漳湖副總、後至崇禎末年、欲得全閩、正鎮齋銀十萬貯京師、大小司馬、手長胆怯、無敢啟齒、弘光朝、馬士英進之以五等之爵、封靖海侯、至福

建、隆武朝倚之為尚父、疏陳有一子鄭森在日本、隆武立為乙子、賜姓朱、名成功、不久飛黃〻歸投

本朝、赴盛京、

談往録巻中終